

民俗采风

赊账如同三结义

连永升

在旧时代,烟台商人的口碑主要体现在诚信和公平竞争上。

曲拯民先生,一位从老黄县走出去的爱国华侨,晚年在撰写回忆录《烟台旧事》时,曾经专门提到烟台人的守信。他说,烟台人之守信用及社会安定的状态见于抗战前一年三节“招账”的风气。

曲拯民在书中写道:“什么叫做招账?在附近商店购买日常物品,说明系何人何家所买,没发票,也不必签收,到了节前(端午、中秋、新年)商店的伙计手拿摺子,登门照读后,主顾即依所报总价清付不误。”他不无夸张地说,烟台市招账之风已充分说明其民心与社会状态,此风俗习惯为中国他地所无,走遍全世界也未必能找到类同的例子。

除了招账这种比较独特的结算方式外,赊账也被烟台商界广泛采纳。旧时,龙口振泰棧是一家著名粮食代理店,主要代理绿豆、黄

豆、面粉、高粱等,无论是与之往来频繁的粉坊和油坊,还是经营散粮的撮字号,来振泰进货时若钱不凑手,均可赊账。公合昌是龙口最大的绸缎庄,慕名而来的老主顾为儿女置办结婚用品时,因手头紧而赊账者屡见不鲜。不仅商家,就连浴池、理发馆等服务场所也赊账营运。振泰棧的伙计到定点浴池和理发馆消费,一概赊账。

赊账是商贩的一种促销手段。龙口福善街有一小市场,是摇舢板工人回家必经之处。每当捕捞季鲜鱼大喷(音pèn)时,脑瓜灵活的鱼贩子一边和工人搭讪,一边将称好的鱼塞到工人手里,宁可赊账,也不能眼睁睁地瞅着鲜鱼变质。

“好赊好还,再赊不难。”通常,在小商贩处赊账,还账比较随机;而大商号则沿袭八月节(即八月十五)或过年还账的习俗。尽管如此,赖账者仍不乏其人。商号不得

不派专人招账。去乡下招账的伙计,把装有账本的钱袋子往车梁上一搭,绑根藤条,骑着自行车就上了路。相距较远的,商号就先写信催讨:“××宝号:……,您别得陇望蜀,贪心不足,本号既敢赊账于你,就有法儿给你要钱……”信中既含委婉规劝之意,又不乏犀利警示之语,商家见信后大多乖乖还账。偏偏有赖账的主儿,明明答应某日还账,可是等到商家上门找账时,便暗自躲藏起来,民间戏谑地称其为“驮大缸”。

为了省却招账的烦恼,小本经营的商家索性不赊账。当年,龙口一家小饭馆挂过一条幅:“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萧何。苏秦巧言能赊欠,徐庶不语也白说。赊账如同三结义,要账如同请诸葛。不是本号不赊账,如今要账太啰嗦。”本是人们熟悉的历史典故,却被商家用作规劝食客付账的婉词,想来颇耐人寻味。

乡村记忆

那头病猪

孙龙义

在大集体时代,广大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建有猪圈。一头小猪崽年初入圈,经过近一年的精心饲养,到年底会长得膘肥体壮,体重达到一百公斤左右。春节临近,宰杀肥猪,置办年货,是农村里最热闹的场景。杀猪得来的钱,是农户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说起养猪,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我家那头病猪。那是1974年,春节刚过,我爱人便催我赶紧去赶集买猪。我家圈里那头肥猪,春节前就宰杀了,猪圈已经空了近一个月了。春节期间家里客人多,涮锅洗盆剩下的汤汤水水,已经把院子里的猪食缸倒满了,真该买回一头猪,增加一下猪圈里的生气。

正月廿二那天,天晴气朗,暖阳高照。这天刚好是汪疇大集,我到邻居家借来自行车,骑行十多公里直奔热闹的猪市。刚进猪市,便看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卖猪人蹲在地上,面前守着一头小猪。卖猪人两手抚摸这头猪,嘴里还不停地呼喊着:“贱卖啦!贱卖啦!有买猪的,都过来看看!”见我走近,他热情地招呼我:“小伙子,你要买猪吗?我家急着用钱。你要是看中了,我贱卖给你。”我蹲下身来,仔细查看了一下,除了消瘦一点外,并没发现这头猪有什么毛病。于是,经过讨价还价,我以较低的价格买下了这头猪。在回家的路上,我骑车载着猪,嘴里不停地哼着小曲。因为买到了便宜货,心里确实美滋滋的。

回到家以后,我把猪放到猪圈里。猪一点儿也不认生,它顺顺溜溜地走进猪窝里,自由在地躺下,一会儿便呼呼大睡起来。刚过一会儿,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只听猪呼哧呼哧地喘起来。开始我没当回事儿,以为是猪累了,喘几声权当休息了。谁知,猪喘得越来越厉害,它的嗓子里还不断传出吱吱的怪声音,吓得我赶紧把村里的兽医请到家里来。

兽医仔细观察了一下猪的病情,立即断定这头猪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说猪得了这种病很难治,最好赶紧把病猪退回去。听了兽医的话,我知道时间紧迫,不敢怠慢,再次把猪绑到自行车上,朝着汪疇大集飞奔而去。

我赶紧慢赶地来到汪疇大集一看,猪市已成为一片空地,走遍大街小巷,也没有发现那位卖猪人的踪影。狼狈不堪的我,只得调转头,走向返家之路。

在回家的路上,我实在太累了,便把自行车停在路边,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怕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病猪乱动,弄倒了自行车,我便解开了绑绳,顺手将病猪提起来。当时的我,瞅着手里的病猪心里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当场摔死它。我情不自禁地把它举起,摔到地面上。猪落地时,嗷嗷地惨叫两声,接着又吐出一口污物。我当时没管它,顺便坐到路旁的石崖上抽起了闷烟。

奇迹发生了!病猪回到猪圈里以后,竟然完全正常了,狼吞虎咽吃个不停,之后便在猪圈里自由自在地东游西逛。睡觉时,它会安安静静地躺在窝里呼呼大睡,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它那急促的令人闹心的喘息声。见此情景,我再次把兽医请过来,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兽医笑了,说看样子是他诊断有误,猪得的不是哮喘病,可能是在原卖家吃食时,误吞了一块硬物。这块硬物卡在它的喉咙里,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下,直接影响到它的吞食和呼吸功能。被我重重一摔,它一惊一吓一声惨叫,竟把那块硬物吐出来了。这样,它不就恢复正常了吗?我听了兽医的话,心结也基本打开了。不管兽医说的对不对,反正猪的病是好利索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的精心饲养下,到年底,这头猪长得又肥又壮,春节前卖给公社生猪收购站,换回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曲氏祠堂有传奇

王锦远

在古老的牟平大地上,曾星罗棋布着上百座庙宇,家庙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一类。

家庙是俗称,官方称祠堂和宗祠。在古代牟平,一些规模较大的家族或姓氏较为单纯的村庄一般都建有祠堂。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载,民国前,在牟平城乡尚存有十几处祠堂,而位于昆嵛山腹地曲家口村的曲氏祠堂是其中的佼佼者。

曲氏祠堂始建于清嘉庆年间,迄今已有200余年。它是曲家口、板子口、桑园、瓦善、义合庄、新建、向阳、福寿庄、长岭、马家庄、沙家、西莒格庄、车门乔等村曲氏家族的宗祠。

曲氏祠堂位于曲家口村东,坐北朝南,由南厅和正厅组成。南厅3间,一高一低,中间的一高是进入祠堂的通道,又称“大过道”。通道两侧(两低)分别是两个门户相对的单间,又称门屋。在西门屋南侧植有一株修长挺拔的国槐树。

南厅与正厅之间的院落长约8米。院子中间有一道东西走向的内墙,墙上分别开设有两个颇为对称别致的圆形拱门,将整个院落分隔成主院和副院。主院在北,副院在南。从南厅大过道步入副院,迎面是一座气势恢宏的

照壁,照壁正中书有一大大的“曲”字,曲字周边则有20余个大小福字呈众星捧月状。

穿过照壁两侧拱门便可进入主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栋富丽堂皇的建筑,也即祠堂正厅。正厅屋顶乃中国古代传统造型,大脊或正脊两端有龙吻,又名吞兽,隆起呈拱形;四条垂脊的前端各排列着5个蹲兽,分别是:狻猊、斗牛、獬豸、凤、押鱼。寓意以兽镇脊,避火消灾。也正是因为这一众蹲兽,一度曾惊动了地方政府,连派两拨人员前来兴师问罪。原来彼时的统治者对祠堂的修建有着详细而严格的要求。其中之一,本族本宗无品官的(也有一种说法是无三品以上高官的),不得随意建祠,更不得在屋顶上设立五脊六兽等神兽神物。而彼时以曲家口曲氏为主的曲氏宗族中尚无一品品官或三品高官,换言之,曲氏祠堂乃“违章建筑”,而屋脊上的那一众蹲兽更是严重违规。在官府的一再追查下,彼时的曲氏族长无奈之下,只好一边上下打点,一边跑到本县的上潘家庄,求爷爷告奶奶,央求将该村中的一位已过世的曲姓尚书拉为自己的族人,这才得以“过关”。

正厅也是3间,长约8米,宽约

5米,檐高约4米。厅内,迎面倚墙放置着一条长约3米古色古香的条几和一张大大的八仙桌。每逢过年或祭祀之日,便会请出曲氏宗谱挂于条几上方后墙正中,同时在条几和八仙桌上依次摆放酒食、水果等时令供品。

整个建筑占地约240平方米,造型别致,古朴典雅。祠堂落成后,彼时的曲氏族人共同约定,除了平时不定期的临时祭祀活动外,每年大年三十子时之前,迁出的曲氏后裔要以村为单位,根据村子大小选出大约5人为代表,在长辈或族长的带领下,皆要到曲氏祠堂祭祖,俗称发纸。即在列祖列宗的灵位前上供上香、烧纸磕头,以求保佑。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曲氏祠堂的命运也被时代改写。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曲氏祠堂一度被改造成曲家口村小学的校舍。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新校舍的落成,祠堂被毁,只剩下祠堂前那株大槐树仍在默默地守望着那座曾经的祠堂和曲家口村。2009年秋,那株历经200余年岁月沧桑的大槐树被暴风骤雨所摧毁,从此曲氏祠堂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只剩下几块残砖断瓦默默地诉说着那些昔日的传奇。